

東行雜談

(一)

張志禮

上年九月初，哥大趙教授會理學長函告知紐約中國工程師學會執行委員會業經決定邀請中國工程師學會的理事長閻振興和總幹事張志禮參加紐約舉行的年會，幾天後就接到該會的邀請文件，當時因閻振興部長即於九月十五日出席維也納國際原子能會議，會後須回國主持十月間的中國工程師聯合年會，不能在國外多留，因此就促進了我東行的決定。

紐約一九六六年年會的主席是聶博士光坡學長，他函告我的節目有二：其一為參加「作業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的專題討論，其二為參加年會宴和演講的節目。我爲了充實遠程東行的內容，預先擬下了一個訪問考察的計劃。第一，在行程方面：是要經東京、夏威夷、紐約、費城、華府、波士頓、底特律、芝加哥、洛山磯、舊金山，取道阿拉斯加、東京而後回國來。第二，在節目方面：除過參加紐約的年會以外，爲了我是交通界的一員，對於交通運輸的設施和工程技術，當然有濃厚的興趣，又因爲我在近十年來被約聘爲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和海洋學院河海工程系的教授，所以對於各大學或研究所的理工教育，不論課程方面和設備方面，也都有訪問考察的

需要和趣味。此外訪問美國的工程師團體和亞洲協會等機構，自然也是預定的節目了。

依照預定的計劃，每一個大地方，只能分配幾天短暫的停留，因此，應當拜訪的朋友，不能夠見一面，直正的失禮，十分的抱歉。因此，通常旅行者觀光旅遊樂場所，也絕少我的足跡，譬如說，在洛山磯時，有朋友要請我到好萊塢一遊，我因爲洛山磯三所著名大學的訪問和在郊區美國最大的加州理工地震研究機構的節目無法省略，也就婉謝了。

在教育方面，我曾訪問參觀過十八所大學，包括理工學院在內，並接受招待參觀過紐約及舊金山兩地港埠、底特律的汽車工業、波士頓及舊金山兩地的預力混凝土預鑄工廠和工程。但是，用一天半日的短促時間，來訪問參觀一所歷史悠久的著名大學，難以深入仔細，總不免有走馬看花或粗枝大葉之譏的。

友聲第一七〇期的「友訊」欄內，刊出了我訪美歸來的消息並有在紐約華道爾夫大廈(Waldorf Astoria)門前的一張照片。據總編輯告訴我這張照片是趙會理學長由紐約寄來的，因此首先想起了趙學長對事的認真，對人的熱忱，尤其是對母校交大的愛護

了。在這裏我要補充幾句話，在這幅合照拍攝之前，趙教授會理和潘博士文淵二位學長，爲了母校的再發展問題，特別邀請了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希克思博士(Robert B. Sheeks, Associate Director, Pacific Science Board,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和其副手殷吉爾博士(Jolien Engel)假座新順利飯店吃中國大餐，因我當時已抵達紐約，住在華道爾夫飯店，所以趙學長親自接我奉陪，原來趙潘兩位學長的安排，在餐敘之中，大部份都是促請希、殷二位設法資助母校交大的話題，足證趙、潘兩位學長對於母校的關心了。在此順便提早一點說出，表示對他們的敬意。

因爲我的東行，每一個地方，或多或少，都會有交大校友的佳音，所以友聲總編輯吩咐我寫寫報導，以充篇幅。只是在我回國後，雜務積壓起來，不能早日對現，十分的抱歉。今因翁兆慶學長的催促，我可把這次東行的所見所聞，拿記流水賬的方式，先去的

一、夏威夷和夏威夷大學

提起夏威夷來，不管去過和沒有去過的人，都不

會感到什麼生疏，多多少少，總有一些印象的。我所認識的夏威夷，不只是美國的一個州，而且是以珍珠港爲中心的保護美國的軍事區域，有人說珍珠港是今日世界軍事的神經中樞，是不無理由的。

夏威夷的天候暖和，艷陽高照，空氣新鮮，地面清潔，有人比爲南海天堂，也是不無道理的。

夏威夷的經濟狀況，也當然是不壞的，第一由於牠是美國太平洋區海、陸、空三軍總司令的總部所在地，爲了維護自由和安全的花費代價，極爲龐大，這是佔夏威夷經濟中的重要一環。夏威夷的鳳梨和糖的出產收入，也佔了重要的地位。此外，從地理上來說夏威夷是東西交通的樞紐，從亞洲各地區到新大陸，無論乘飛機或坐輪船，都要經過夏威夷，而且由於牠的天然美麗明媚，配以豪華舒適的觀光飯店和海灘滑水游泳的設備，所以夏威夷是今日世界著名的最吸引人的觀光區。我到夏威夷的時候，泛美航空公司就給我安排在新建完成的一家海濱飯店，名叫蕾芙飯店(Reef Hotels)，房價雖高，但是够舒適的。沿着海灘是一長排觀光建築，真極人工與天然相映之美了。

夏威夷的威基基(Waikiki)海灘長達三英里，沙灘是白色，我去時，已是深秋天氣，在東京時已穿上夾大衣，而威基基海灘的男女遊客，都是穿着泳裝，在

飯店的內外，隨時有男男女女進進出出。據說威基基海灘的風光，其誘人處，也靠比基尼女郎。當我到美國新大陸後，無論在飛機上，或在舟車中和美國人聊天時，幾次有人問起威基基的風光。據說威基基海灘和邁亞米海灘是齊名的兩個遊樂盛地。因為觀光事業的發展興盛，夏威夷州每年收入十五億美元中，觀光收入也佔了很高的比率。我在夏威夷住了兩天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訪問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因為牠是今日東西文化交流的教育中心，也是國際文化教育的實驗所。

在夏大工學院院長修樸先生（Mr John W Shupe）的陪同下先在克萊堂（Keller Hall）晤談，大多是關於工學院的課程和教習等問題，然後訪問土木工程及電子工程系，以及實驗設備，最後參觀著名的「東西文化中心」。該校的男女學生，大多來自全球的各個地區，包括各色人種，所着服裝，亦各有不同，有人說這是不同人種的總匯，差不多是具有真實性的。

夏威夷這個地方，原本是經過東西民族若干代的共同慘淡經營，混合了東西兩大文化，而形成了今日光輝絢爛的南海天堂。在夏威夷已可到處看見美國人、日本人、中國人、歐洲人和菲律賓人，而在夏威夷大學裏，就可看到更多國家來的更多民族。也隨時可

以看到和平共處歡聚一堂的美好鏡頭或畫面，有人說這是沒有種族偏見的地方，庶幾近乎了。

自從一九六〇年美國國會通過成立東西文化中心法案後，「東西文化中心」就擔負起推進美國與亞洲暨太平洋國家間的關係與了解，透過學習、研究與訓練的方法，互相合作，交換觀念與思想，以及從事其他相關的活動。表面上看來，「東西文化中心」已有卅八個亞洲和太平洋區國家的學生和學者，正從事研究東西文化的真正交流，這將有助於東西文化的大結合了。

在修樸院長陪我到「東西文化中心」時，我遇到我國去的雷法章先生。事後才知道吳符生學長的夫人正在夏大接受英文高深研究的訓練，我在那裏訪問了整個上午，未得一見是够週到的。

我對港埠工程到很有興趣，可惜早沒接洽，不及參觀是一憾事。我國防波堤工程所用的鼎形塊（Tripod），初在基港使用，重量較小，用於深澳發電廠者其重為五公噸，近用於林口電廠者其重為十公噸，而用於夏威夷者其重則為最大型廿五公噸者。近日我曾陪同夏世棟先生和美國工程師賴爾德（Mr. Laird）到林口和深澳參觀此種鼎形防波堤的施工與結果。（待續）

伊 朗 記 行

(三)

徐萬椿

九、蕭哈乃士水庫

哈馬堂，也是個靠近山腳的城市，也有些許具有坡度的馬路，恰看不出有任何河流，但是自來水恰是非常充沛，不僅布阿里旅館的水壓很高，一般百姓都有足夠的用水，無論加油站的汽車洗滌，馬路安全島的草坪灌溉，都像有錢人用錢，毫無吝嗇的氣派。原來這些水源恰來自蕭哈乃士水庫（Sahnaz Dam），據當地檢討會的報告，在哈馬堂也有地下水，但是氯化物的含量達五百個微量單位（500MG/L）是不適宜飲用的，而蕭乃士水庫的供水，每立方公尺為七元五角利爾合美金四角，合臺幣一元六角，而臺南市的自來水，恰在每立方公尺新臺幣貳元六角，已是近乎美金七角，哈馬堂每年自來水的供應達一億八千二百萬立方公尺，無怪百姓毫無用水的不便。

五十五年十月十二日，星期六，清晨，筆者隨同代表們赴蕭哈乃士水庫參觀。早晨鳥鴨呼噪，心中著實有點猶豫，幸虧已避開了不吉的星期五，自哈馬堂向東行三十公里，也就是頭一天來的柏油大道，在那裏向南又入，是比較狹的柏油路，海拔也漸漸提高，終於彎彎曲曲地到了目的地，一路上田地也是一毛不

長，但是面前山坡上恰掛了一大塊綠色壁毯，心裏正在疑惑，不知那家豪富，把地毯掛在山坡上示潤，車停之後，方知是一塊嫩綠色的草皮，旁邊正是一家大戶人家，那是哈馬堂水廠，原來水廠特示範圍，在山坡上斜削了二十多坪的黃土，兩邊築了固定的噴雨水管，栽培了一片韓國草皮，綴成了萬黃叢中一點綠，真是別出心裁，水之對於作物，實在太可貴了，水廠並不太大，只有一棟平房，既沒有沉澱池，也沒有過濾池，更沒有抽水設備，水廠唯一的任務，只是加氯消毒和控制進出的水量。

車稍停後，又緩緩通過一座吊橋，再在山坡裏盤旋而上，約一刻鐘，大夥在山上一塊大坪下車，面前就是蕭哈乃士水庫。

蕭哈乃士水庫，幾乎四面環山，全是光禿禿的石頭山，在坪前正是一個山谷，兩山之間可二百餘公尺，大壩就築在上面，壩高可數十公尺，壩寬雖數公尺，但不准汽車行駛，大夥只能徒步參觀，兩邊都是欄干，電燈照明設備俱全，在中央，有國王巴拉維的銅像，面東而立，銅像之下，即為德國工程公司的紀念碑。庫水平靜，光頭的山峯倒映其中，恰無江南鑑湖